

# 盾字構形及相關諸字研究<sup>\*</sup>

夏小清

（廣州）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

## 摘要

文章根據出土商代陶文和西周金文中的盾字構形，考定盾字實際从冂从盾形，古文字中的冂字形，正是表現拇指與併攏四指的手形，小篆盾由表示以手持盾的會意字演變而來。

**關鍵詞：**盾、構形、手形

---

<sup>\*</sup> 本文完成後蒙楊澤生師、涂白奎師、張飛兄審閱指正，匿名審稿專家也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，在此一併致謝。

# Discussion about the Word Structure of *Dun* (盾) and Related Characters

Xia Xiao-qing


(Guangzhou) Sun Yat-sen University





















## Abstract

According to the word structure of *dun* (盾) characters in unearthed pottery inscriptions of the Shang Dynasty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, this thesis indicates that the *dun* (盾) characters actually follow the 冂 and shield, The 冂 in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is the hand shapes of thumb and four fingers together. The seal script 𠂔 evolved from the ideographic characters representing holding a shield.

**Keyword:** *dun* (盾), word structure, hand shape

一

盾是古代世界各民族普遍使用的防禦性武器，小篆作，《說文》盾部說：「盾，戣也，所以扞身蔽目，象形。」許慎關於盾字的字形分析，于省吾先生早已指出其解釋有誤。<sup>1</sup>

于先生認為西周中期五年師旋簋（《集成》4216.2）中的字為盾字構形初文，从人从，亦聲；象「盾有𠂔有文理形，並非从目」。劉昭瑞先生則提出所从的為𠂔（𠂔），表音，又因𠂔、圭二字音近可通，故將釋為「𠂔」，表示盾柄。<sup>2</sup>黃德寬先生主張字从人持盾，戰國文字將人旁改為欠旁，進而演化為、。<sup>3</sup>趙平安先生根據曾侯乙墓出土竹簡中作偏旁的盾字形，認為盾由象形盾和聲符允兩部分構成，小篆中字也由此演變而來的。<sup>4</sup>趙文也贊同劉昭瑞先生將字所从之釋為𠂔（𠂔）的觀點。何景成先生將與甲骨文中所謂的「𠂔」字聯繫在一起，改釋「𠂔」為「盾」，是隱遁之遁的初文。<sup>5</sup>鄔可晶先生認為字所从之「」是「直、循」的共同初文，「直」在先秦有「盾」的讀音。<sup>6</sup>上部字形，雖與𠂔字形相合，但劉昭瑞先生根據𠂔、圭在語音上的聯繫將此字釋為𠂔卻顯得曲折。事實上，在出土的商代陶文中就已經有了與字結構類似的字：（《陶彙》1.4）。此字高明、葛英會先生<sup>7</sup>以及徐谷甫、王延林先生<sup>8</sup>釋作「盾」，《古文字譜系疏證》<sup>9</sup>和《古文字類編（增訂本）》<sup>10</sup>等沒有收錄，較晚時間出版的《古陶字錄》<sup>11</sup>以及正在繼續增訂的《古文字類

<sup>1</sup> 于省吾：〈釋盾〉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3輯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），頁1-6。

<sup>2</sup> 劉昭瑞：〈說錫〉，《考古》1993年第1期，頁68-72。

<sup>3</sup> 黃德寬主編：《古文字譜系疏證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7年），頁3733。

<sup>4</sup> 趙平安：〈說「盾」〉，《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》2014年第1期，頁8-10。

<sup>5</sup> 何景成：〈試釋甲骨文的「盾」字——甲骨文所謂「𠂔」字新釋〉，《甲骨文與殷商史》新6輯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6年），頁59-68。

<sup>6</sup> 參看蘇建洲：〈西周金文「干」字再議〉，《出土文獻研究》第20輯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21年），頁19-25。







<sup>7</sup> 高明、葛英會：《古陶文字徵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年），頁169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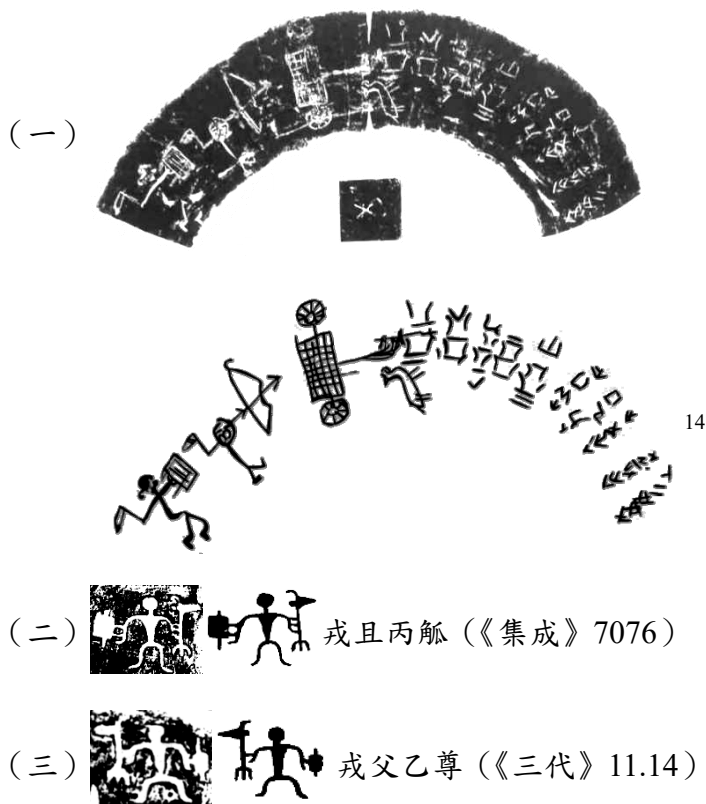
<sup>8</sup> 徐谷甫、王延林：《古陶字彙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94年），頁141。

<sup>9</sup> 黃德寬主編：《古文字譜系疏證》，頁3733。

<sup>10</sup> 高明、涂白奎：《古文字類編（增訂本）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頁735。

<sup>11</sup> 高明、涂白奎：《古陶字錄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198。

編》已經將該字形補充在「盾」字頭下。<sup>12</sup>它的右部與甲骨文中的象形盾字一般無二，如 (《合集》6974)，只中間一豎筆是否出頭的區別，但上引趙平安先生的文章裡已經梳理過盾字的各種變形，中間豎畫不穿出上下兩橫畫的寫法也是很常見的。近年來有學者將舊釋為盾的 (《集成》4216.1)、 (《集成》3121)、 (《集成》4201) 等字改釋為「干」，<sup>13</sup>可備一說。因此， 字右部也可能是干，但不論是干或盾，表示的都是盾牌一類防身的器物，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，文章暫從舊說釋「盾」。 可以說是下引手持盾戈圖畫和金文戎字的一部分：



上舉（一）刻畫在一個仿銅陶簋上，出土於河南洛陽。蔡運章、安亞偉先生認

<sup>12</sup> 此處蒙《古文字類編》作者涂白奎先生告知。

<sup>13</sup> 何景成：〈試釋甲骨文的「盾」字——甲骨文所謂「𠄎」字新釋〉，頁59-68；蘇建洲：〈西周金文「干」字再議〉，頁19-25。



<sup>14</sup> 賈連翔：《出土數字卦文獻輯釋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20年），頁134。




為這幅圖按順時針旋轉刻畫田獵圖畫、筮數易卦和刻畫符號。<sup>15</sup>田獵圖畫內容依次為「一車徒，豬首人身，左手持盾，右手持戈，雙腿彎曲，作向前走動狀；一射夫，鬼頭狀，橫眉圓目，左手執弓，右手持戈，左腿揚起，作張弓欲射狀；射夫前面一田車，長方形輿，雙輪、單轆、橫衡……車前側立一獸。」<sup>16</sup>安先生的描述大體上是符合的，但這幅圖或許還可以有另一種解讀方式——並不是田獵圖，而是對戰爭的描寫。所謂「車前側立一獸」應該是拉車的馬，只不過作圖者處理能力不足，只好畫在車衡外。整幅圖描述的是戰車在前，弓箭手在中間，持戈盾的士卒在後的戰爭場面。而手持戈盾的士卒形象，應該就是戎字的圖畫表現。(二)、(三) 戎字象站立的人形一手拿戈一手拿盾，而拿戈、盾的手既可以寫作三指形也可以寫作二指形。將(三)手形寫作二指形的戎字的手拿盾部分截取下來，即為形，與上舉陶文中的只一填實一勾勒的區別。字左邊部分正是拿盾的手形，整個字形左邊為手，右邊為盾，正會手朝下提盾意，是「盾」字的構形初文。《說文》說盾，「所以扞身蔽目」，則「盾」字最初很可能是表示手持盾警戒保衛的動詞，後來才用作名詞。而五年師旅簋中的字，顯然是從陶文盾字演變而來的，其上部正是陶文中的手形，只不過手與盾分離並且順時針旋轉到盾上方。金文中有一字（《銘三》465），也作人名，應是字的省形，當釋為「戎」字。字左手的盾形省簡為，實是演變為下象目形之的中間環節，因此其實也是盾字的變形，上部短豎可能是盾形中間豎筆的減省，因為手與盾分離，所以這一短豎也應表示盾、手二者之間的連接，與「智」、「直」、「循」並無關係。因此，字實際也是以手持盾的會意「盾」字，所謂象側面人形的𠂔，其實是二指手形。到後來包山簡以及秦簡、小篆中的「盾」字，如（《包山》圖版一二〇：277），（《睡·秦律十八種》115）、（《睡·效律》4），，與上述陶文、金文中的兩個字形一脈相承，都是由从手从盾的會意字演變而來，並非趙平安先生所說由从盾允聲的形聲字得來。雖然秦簡和小篆的盾形訛變為目、日之形，但手與盾之間仍有連接，這一點比、更接近盾字的構形初文。

<sup>15</sup> 蔡運章、安亞偉：〈西周陶簋所見圖畫、筮數和文字簡論〉，《考古》2007年第2期，頁61-66。



<sup>16</sup> 安亞偉：〈河南洛陽市唐城花園西周墓葬的清理〉，《考古》2007年第2期，頁94-96。

## 二



通過上文的論述可以知道，古文字中的「盾」字是一個手拿盾的會意字，並且手的型態只作二指「冂」形，並不作常見的三指「又」形。按以往的認識，古文字中手的基础型態只有兩種，一種是以三指代五指的「又」字形（《合補》1852正甲），另一種是描畫五指的「手」字形（《集成》4302）。但其實古文字中出現了很多二指型態的手，只不過一般都將它們簡單解釋為「又」的省寫：



（一）蓐：（《合補》4923反） （《合集》20624）

蓐本象手持工具除草形，如《合補》4923反，手形用又表示。但《合集》20624的蓐字右下部分為冂，與前一例的又處於對稱位置，也是表示手拿工具。



（二）矧：矧爵（《集成》7451）矧父戊觚（《集成》7123）

矧字本象手持箭矢形，从又从矢，如矧爵。但上舉第二例矧字改用冂代替又，以二指握矢。與矧字形相近的還有史字：

（三）史：史鼎（《集成》1073）史父丙觚（《集成》7102）

格伯簋（《集成》4264.1）格伯簋（《集成》4264.2）



史本从又从中，象手持中，如史鼎。史也可以寫作以冂持中。

(四) 書： 格伯簋（《集成》4264.1） 格伯簋（《集成》4265）

書字本从又从聿，象手拿筆書寫，在格伯簋中又被冂代替，變成以二指握筆。


(五) 戲： 大保簋（《集成》4140） 克盃（《銘圖》14789）


戲字本从又从盧，在克盃中則从冂从盧。


(六) 𢇛： 般簋（《集成》2971） 般觚（《集成》6782）

此字過去一般釋作般，黃博改釋為𢇛，<sup>17</sup>可從。

(七) 馭： 馭癸觚（《集成》6842）



 馭觚（《集成》6665）

(八) 差： 攻吳王夫差劍（《集成》11638）





 攻吳王夫差劍（《集成》11639）


(七)、(八) 字中的手形可以用冂表示。另外，一些倒寫的手形「爪」也可以作倒寫的冂：

<sup>17</sup> 黃博：〈甲骨文「南」及相關字補說〉，《出土文獻》2020年第4期，頁24-37。

(九) 𠂔：  (《合集》6392)  (《合集》32420)


 (《合集》33097)

(十) 遣：   (《合集》4387)   (《英藏》1948)

 (《合集》35301)



(十一) 𠂔：   (《合集》6653)  (《合集》33040)

 (《屯南》776)

從「𠂔」形普遍出現以及「𠂔」字只从「𠂔」的情況來看，「𠂔」也是手的基礎型態之一，應與「又」形分開。「𠂔」的二指形其實就是拇指和併攏四指的形，而手拿東西通常是拇指和併攏四指合作完成的；併攏四指由一個筆畫來表現，與金文「子」字作  (格伯簋《集成》4264.1) 用一個豎向筆畫表示併攏雙腿是一樣的。因此，古文字中手的基礎型態應該有三種，一種是以拇指和併攏四指表現的「𠂔」形，一種是以三指代五指的「又」形，還有一種是描畫五指的「手」形。

### 三




瞭解到古文字中存在以拇指和併攏四指表現的手形「𠂔」，古文字中某些字形相關的字或許可以有新的解釋。






甲骨文中有一未識字：   (《合集》18266)，目前僅此一見，曹錦炎、沈建華<sup>18</sup>以及陳年福<sup>19</sup>先生隸定為从目从司的「𠂔」字。涂白奎先生向筆者透露，正在繼續增訂的《古文字類編》擬將此字釋為「看」。涂先生也注意到古文


<sup>18</sup> 曹錦炎、沈建華：《甲骨文校釋總集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頁2132。

<sup>19</sup> 陳年福：《殷墟甲骨文羣釋全編》（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10年），頁1664。



字中又、「冂」作偏旁時可以通用的情況，他認為字右上部分為「冂」，表示手形，字正象將手放在眼睛上方極目遠眺。<sup>20</sup>《說文》目部：「看，睇也，从手下目」，「睇，望也」。將解釋為从目从「冂」，正與《說文》「看」相合。另外涂先生還提示筆者，學界歷來爭議較多的「司」字也可以從這個角度去解釋。

「司」在甲骨文中作（《合集》37863）、（《合集》23714），字形从口从「冂」，「冂」正反無別。《說文》云「司字『从反后』」，而「后」字「象人之形，施令以告四方」；朱芳圃先生認為「冂」是的倒寫，扱食之具；<sup>21</sup>王蘊智先生則提出「冂」是由帶（）省簡而來。<sup>22</sup>其實「司」所从之「冂」與本文討論的「冂」字形體一致。「司」字或是从「冂」从口的會意字，表示發號施令時將手放在嘴邊讓聲音傳播更遠，當下人們對稍遠距離的人喊話也是如此。（《集成》2628）字所从的「司」旁就是寫作从又从口，可作例證。另外，一般單字「司」沒有从又从口的字形，可能是因為作喊話狀時的手形，從正面看去只能看見拇指和併攏四指兩部分，所以只用「冂」來表示手形並與右字區別，這也可證「冂」與「又」確實是不同的手的型態，應將二者區分。

《花東》49、220有個作的字，用在動詞「卯」後，整理者隸定為从肉从司的「𠂔」，認為是牲肉；<sup>23</sup>《古文字類編》將此字收在「有」字下。<sup>24</sup>此字右部與本文所討論的「冂」形密合，整個字形實際是从肉从「冂」，正是以手持肉的「有」字異體。其在辭例中用為動詞，而《合集》27083「三𠂔二示卯王祐于之若又正」的「祐」也用在「卯」後，其義或相同。

綜上所述，筆者根據出土商代陶文以及西周金文中「盾」字的構形，認為古文字中除「又」、「手」兩種基礎手形外，還存在以拇指和併攏四指表現的手形「冂」。「盾」字正是从「冂」从盾表示以手持盾的會意字。甲骨文从「冂」的「司」「𠂔」等字都可能與手的動作有關。

<sup>20</sup> 此處為文章草成後請涂先生審閱時蒙涂先生告知。

<sup>21</sup> 朱芳圃：《殷周文字釋叢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年），頁101。

<sup>22</sup> 王蘊智：〈「毓」、「后」考辨〉，《字學論集》（鄭州：河南美術出版社，2004年），頁245-261。

<sup>23</sup>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：《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》（昆明：雲南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），頁1580。

<sup>24</sup> 高明、涂白奎：《古文字類編（增訂本）》，頁888。

## 引文簡稱對照

- 《包山》——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：《包山楚簡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1年。
- 《合集》——郭沫若主編：《甲骨文合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8-1983年。
- 《合補》——彭邦炯、謝濟、馬季凡編：《甲骨文合集補編》，北京：語文出版社，1999年。
- 《花東》——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：《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》，昆明：雲南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。
- 《集成》——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：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。
- 《銘圖》——吳鎮烽主編：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。
- 《銘三》——吳鎮烽主編：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三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0年。
- 《說文》——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徐鉉校定：《說文解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3年。
- 《三代》——羅振玉：《三代吉金文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。
- 《睡虎地秦墓竹簡》——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：《睡虎地秦墓竹簡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0年。
- 《屯南》——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：《小屯南地甲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-1983年。
- 《陶彙》——高明編：《古陶文彙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0年。
- 《英藏》——李學勤、齊文心、艾蘭編：《英國所藏甲骨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-1992年。

## 參考文獻

- 朱芳圃：《殷周文字釋叢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2年。
- 徐谷甫、王延林：《古陶字彙》，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94年。
- 高 明、涂白奎：《古文字類編（增訂本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。
- 高 明、涂白奎：《古陶字錄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。
- 高 明、葛英會：《古陶文字徵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年。
- 曹錦炎、沈建華：《甲骨文校釋總集》，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10年。
- 陳年福：《殷墟甲骨文摹釋全編》，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10年。
- 黃德寬主編：《古文字譜系疏證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7年。
- 賈連翔：《出土數字卦文獻輯釋》，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20年。